

资源动员理论及其研究维度

石大建^{1,2}, 李向平³

(1.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2. 广西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 广西 桂林 541004;

3.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241)

[摘要]资源动员理论兴起于1970年代,主要是对1960年代西方蓬勃兴起的社会运动现象的反思。它颠覆了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非理性假设,提出了理性假设。资源动员理论主要有两个研究方向:资源动员分析和动员背景分析。资源动员理论自身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其中在资源动员研究方向上形成了资源动员、成员动员和框架动员三个研究维度,展示出较强的理论综合能力,是研究集体抗争事件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社会运动;资源动员理论;成员动员;框架动员

[中图分类号] C91-06; D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09)06-0022-05

自二战以来,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一直是欧美国家社会学界密切关注和着力研究的社会现象,社会运动现象更是关注的中心。在中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虽然有限,但集体抗争事件却几乎可以说“每天都在上演”^{[1](p1)},然而中国社会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却相当匮乏,致使国家和政府对集体抗争事件的处理缺乏足够的决策依据,这种现状迫切需要我们集体抗争事件加以深入研究。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集体抗争事件进行深入剖析。因此,引介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并进行一定的改造,对社会运动理论工具的丰富发展和深入了解中国日益增多的集体抗争事件的原因、过程、机制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运动的界定

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对象是集体抗争行动,而集体抗争行动可以分为集体行动、革命和社会运动三种形式。本文首先对这三个集体抗争形式加以比较,再界定何为社会运动。

所谓集体行动,是指有许多人参加的、带有较大自发性(其组织程度和理性程度较低)的制度外抗争

行动;革命是指有大规模人员参加的、组织严密的、旨在夺取政权和对国家与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制度外抗争行动;而社会运动是指有许多人参加的、组织程度较高的、寻求或反对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抗争行动。^{[1](p2-3)}

根据对这三种集体抗争行动的比较,我们发现,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抗争性、集体性、制度外行动等。即它们都是对某一现象、主流意识、集团和制度等等的抗议,以寻求某种改变;它们采取的是集体性行动,而非个体性行动;它们不能通过常规政治活动(如选举、会议等)来达到其目的,因此采取了常规体制外的活动。

当然,它们也有不同点。这里仅通过与集体行动和革命相比较,来说明社会运动的特点。社会运动的特点有:(1)组织化程度中等。与革命相比,社会运动的组织化程度没有那么严密;与组织化程度比较松散的集体行动相比,社会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则较高。因此社会运动的组织化程度是中等的。(2)制度化程度较高。革命和集体行动的破坏性较大,往往是体制内不能容忍的;相比之下,社会运动的破坏程度较低,当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认可其行为的合法性,因此在西方社会中许多社会运动已经完全或部分制度化。(3)改良性目标。集体行动有时甚至连变革目标

[收稿日期] 2009-08-26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项目“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

[作者简介] 石大建(1974-),男,广西隆安人,上海大学博士生,广西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社会运动理论、文化社会学;李向平(1958-),男,湖南邵东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都没有,只是一种骚乱、一种情绪的发泄;革命的目标则是摧毁现行政权,要从根本上对国家和社会的体制、意识形态等进行改变;而社会运动则在基本认可或至少不正面反对现行主要制度的前提下,提出变革某种体制、争取某种利益、获取某种合法性认可的相对温和的改良性目标。

尽管如此,根据其冲突程度,社会运动还可以细分为两种类型:冲突性的社会运动和非冲突性的社会运动。冲突性社会运动即集体抗议性社会运动,是指那些在试图改变社会结构、更改通行基本政策或打破群体之间权力平衡的过程中,遭到有组织反对的社会运动,^{[2](p232)}例如罢工、游行、静坐示威,等等。而非对抗性社会运动有时被称为共意性社会运动,指享有广泛的态度上的支持且没有或很少遭到有组织反对的社会运动^{[3](p26)},例如反对酒后驾车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等。

二、资源动员理论的产生与其研究方向

对于包括集体行动、革命和社会运动在内的集体抗争行动的研究,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非理性假设阶段(19世纪末至1960年代);二是理性假设阶段(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三是社会建构论阶段(1990年代至今)。而资源动员理论兴起于社会运动理论的第二个阶段,似乎是一种“过时的”社会运动理论,那么,我们今天为何又重点引介这一理论呢?首先,社会建构论是一种正在形成而尚未完善的社会运动理论;其次,资源动员理论仍然是研究当代社会运动现象的重要视角之一;再次,今天笔者提到的资源动员理论是一种在原有资源动员理论的基础上,综合了社会建构论思想而形成的新资源动员理论。由于资源动员理论从产生之日开始,其自身就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因此,本文仍然称这一“新”资源动员理论为资源动员理论。

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兴起于1970年代,主要是对1960年代在美国涌现的大量社会运动(如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新左派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运动等)的反思和总结。在社会运动理论发展史上,最初的社会运动理论认为剥夺感和不满等非理性因素是集体行动产生和发展的动因,我们可称之为非理性假设。但是在研究19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时,麦卡锡和扎尔德却得出了新的结论:社会运动在1960年

代的美国的增多,并不是社会矛盾加大或者社会上人们所具有的相对剥夺感或怨恨感增加,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发起者和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社会运动是人们对资源动员理性选择的结果。^{[4][5]}麦卡锡和扎尔德的理论基础来自奥尔森的一个核心命题——成本—收益的权衡是集体行动理论的核心^[6],以此命题为基础,他们对社会运动的研究提出了理性选择假设,颠覆了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非理性假设。麦卡锡和扎尔德在1970年代发表的两篇论文(《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和《资源动员和社会运动:一个局部理论》)奠定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基础。

在资源动员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一是资源动员(resource mobilization)。资源动员理论对“资源”范围的界定越来越广泛,它既包括有形的资金、场所、设施、成员,也包括无形的意识形态、领袖气质、组织技巧、合法性支持等等。资源动员理论认为,资源总量的大小及其组织化程度是决定一项运动成败的关键,资源总量越大、资源组织化程度越高,成功的可能性越大。二是社会运动的动员背景(mobilization context)。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运动的成功确实得益于社会运动组织对资源的动员,但同时也取决于社会运动组织所嵌入的社会背景。这一背景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运动组织所在的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或压制性,即“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二是“社会运动产业”(social movement industry)的内部关系以及“社会运动部门”(social movement sector)与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关系。^[7]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主要介绍资源动员这一研究方向上三个主要研究维度的发展情况。

早期资源动员理论是一种过多强调物资资源的“理性人”的经济学模型,主要强调资源动员的意义和作用(本文称之为资源动员维度),而忽略社会心理层面、集体认同、相对剥夺感等非物质资源因素的作用,受到了甘姆森^{[2](p60-61)}、塔罗^{[8](p268)}、戴维斯^{[9](p455)}等众多学者的批评。在这种批评之下,资源动员理论获得进一步发展。D.斯诺(Snow)等指出了文化和认同因素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10],莫劳切(Molotch)则概要地讨论了媒体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研究表明资源动员理论开始注重从框架动员维度对社会运动进行分析。^{[11](p7193)}

此外,经济学模型的资源动员理论也对成员、组织等因素的作用有所忽视,因此一些学者加强了这

方面的开拓研究^①,从而成员动员维度也开始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之一。

可见,资源动员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其资源动员方向上的研究内容也在不断拓展:从资源动员开始向成员动员和框架动员扩展,从而资源动员、成员动员和框架动员成为资源动员理论的三个重要研究维度。

三、资源动员理论的三个研究维度

(一)资源动员。

科塞等说:“社会运动能够动员以下资源:时间、人数(特别是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体和能够以较小风险获取利益的人)、资金、有政治影响的第三派势力、意识形态、领导人和沟通系统等。”^{[12](p587)}这是广义意义上的“资源”的内涵,而本文在“资源动员”维度中的“资源”只是指狭义意义上的资源,即指社会运动中所有需要的物资资源、网络资源、媒体资源、时间资源、精神资源(文化资源)等等,而不包括成员资源、意识形态资源——这两类资源我们将在成员动员和框架动员中加以分析。

从资源动员维度研究社会运动的代表主要是麦卡锡和扎尔德等。他们认为,社会运动的发起者是通过理性地考虑成本—收益问题而决定是否或如何发起社会运动的。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运动是否能够成功发起,主要是看发起者是否拥有足够的物资资源,一旦拥有这些资源,他们会采取一定的动员或组织策略,将这些资源组织起来,用于发动社会运动。如他们在分析19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时就认为,正是当时运动的发起者拥有足够的物资资源和时间资源,从而促成了社会运动的产生,推进了社会运动的发展。^{[4][5]}

除麦卡锡和扎尔德外,还有许多学者从资源动员维度研究社会运动,认为社会运动对内外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13][14]}

从资源动员维度研究的问题主要是: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所依赖的内外资源是哪些?这些资源发生了哪些变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是如何理性地组织和动员这些资源的?他们采取了哪些有效的策略?资源动员的过程和机制是什么?

(二)成员动员。

“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需要有一些共同条件,但是这些条件本身既不是社会运动也不是革命,只有在大量群众加入社会运动和革命行列后,社会运动才从条件转化为现实。”^{[1](p239)}这说明,一项社会运动的成功发起,需要一定数量的资源并采取各种

资源动员策略。但是社会运动作为一项集体行动,离不开充分动员那些潜在的和已经参与其中的成员。只有发动一定数量的成员,让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才可能使社会运动顺利进行。

在成员动员维度上加以研究的主要成果有:D.斯诺(Snow)等指出了社会运动组织和网络对于社会动员的重要性^[15]。R.古尔德(Gould)区分了社会运动组织的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发现二者在社会动员过程中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16]

从成员动员维度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哪些民众是社会运动的潜在成员?这些民众是通过什么机制被动员、被卷入到一个社会运动或革命中的?他们运用了什么样的人际关系网络?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运动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社会运动的动员呢?

(三)框架动员。

1970—1980年代,社会运动研究者非常强调资源、政治机会、组织力量等非话语性因素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话语、意识形态、符号性行为(包括奇特的服装)、宣传、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以往有关研究者对此的处理,一是忽视,二是对话语和意识形态作泛泛的宏观处理。为了弥补对话语研究的忽视,也为了对话语研究进行一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的分析,一些学者开始借助戈夫曼的框架整合概念,从话语角度对社会运动的话语方面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可以说与今日的社会建构论研究方向是大体一致的。

所谓框架(frame)是指能够帮助人们认知、理解和标记周围所发生事物的解读范式^{[1](p212)},或说是

^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1)Klandermans and Oegma,1987,“Potentials, Networks, Motivations and Barriers: Steps towar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519-531;(2) Marwess, Oliver and Prahl, 1988, “Social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Action: A Theory of the Critical Mass. I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502-534;(3) McAdam, 1986, “Recruitment to High-Risk Activism: 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64-90;(4) McAdam and Paulsen, 1993, “Spec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ies and Activ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 640-667;(5) McCarthy, 1987, “Pro-life and Pro-choice Mobilization: Infrastructure Deficits and New Technologies”, pp. 49-66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nd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dited by Zald and McCarthy. New Brunswick, New York: Transaction;(6) Opp and Gern, 1993, “Dissident Groups, Personal Networks, and Spontaneous Cooperation: The East Germany Revolution of 198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659-680;(7) Walsh and Warland, 1983, “Social Movement Involvement in the Wake of a Nuclear Accident: Activists and Free Riders in the Three Mile Island Are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764-781.

一种简化与浓缩外在世界的诠释架构,其方式是强化与符码化个人环境中的对象、情境、事件、经验与行动顺序,无论是过去的或当前的。戈夫曼(Goffman)运用“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这一概念来进行微观社会学研究,他称之为框架分析。^[17]斯诺(Snow)等把“框架整合”这一概念工具引入社会运动理论,对社会运动的微观动员过程进行分析。^[10]斯诺等认为,所谓框架整合可以是把若干具有相近(但不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或目标的组织通过运动目标和策略的改造而联合起来的过程,也可以是指一个通过运动目标和策略的转换从而把社会运动组织的意识形态、目标及价值与动员对象的利益和怨恨联系起来的过程。^{[1](p212)}

在这方面,斯诺、赵鼎新等对框架研究起了较好的推动作用。斯诺等认为,社会运动的框架整合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框架搭桥,二是框架扩大,三是框架延伸,四是框架转换。所谓框架搭桥是指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结构上不相关但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上相近的框架结合起来;所谓框架扩大是指通过强调和夸大某些价值及目标,以动员那些认同这些价值和目标但又尚未参加到社会运动中的人来参加社会运动的过程;框架延伸是指一个社会运动组织为了动员更多的参加者或获得更多盟友,而把其组织的意识形态、话语或目标进行一定的修改或改造,以动员或联合那些原本与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均有一定不同的组织或个人来支持或加入这一运动;框架转换是指当一个社会运动组织所运用的框架不能成功地动员运动参加者或者当一个社会运动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时,为了把一个社会运动推向成功,运动积极分子往往会修正甚至抛弃他们所持有的话语,并进而提出新的目标或框架。^{[1](p213)}赵鼎新认为还有第五种框架,即框架借用,指“如果一个群体有很强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但是却找不到一个与他们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相符的意识形态或理论武器,这个群体就有可能去借用一个与他们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不相符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或话语来作为他们所发起运动的话语框架”^{[1](p213-214)},即找一个“借来的话语”^[18]。

框架分析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主框架”(main frame),指在一定时空内发生的许多社会运动的共同主题。它往往是某一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在一个时代中处于上峰的意识形态或社会潮流。社会中社会运动的主框架一旦形成,为了降低动员成本和加大影响,许多社会运动组织在动员运动参与者时往往会套用这个主框架的话语乃至与其他组织建立一种“统一战线”,有些社会运动甚至会主框架

作为自己运动的“借来话语”^{[1](p214)}。

因此,从框架动员维度出发,我们要分析的问题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究竟利用了什么框架尤其是利用了什么主框架?他们是如何进行框架整合和改造的(框架类型的转化)?他们的这个框架效果如何?为什么?其框架动员有什么特点?

四、结论

兴起于1970年代的资源动员理论主要有两个研究方向:资源动员和动员背景。在资源动员研究方向上,资源动员理论主要形成了资源动员、成员动员和框架动员三个研究维度;从这三个角度出发,能够从多个角度对社会运动加以剖析和研究,从而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当然,资源动员理论虽然通过修正和融入其他因素而不断地克服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由于它主要进行微观研究,又主要是基于理性选择的假设,因此对一些宏观因素(如社会结构、政治机会结构等)、一些非理性因素未免难以顾全。即使如此,资源动员理论还是为我们研究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

综上所述,尽管资源动员理论兴起于1970年代,但是由于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其自身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中,至今在西方仍然长盛不衰。在研究中国现今频发的集体抗争事件时,运用资源动员理论及其三个研究维度,能够让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集体抗争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从而在理论上有助于使资源动员理论与中国的集体抗争事件相结合而得以丰富和完善,在现实上可为国家和政府对集体抗争事件的处理提供参考。

[参 考 文 献]

- [1]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2] 莫里斯和缪勒. 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M]. 刘能, 秦明瑞,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3] McCarthy, J D; Wolfson, M; Baker, D P; and Mosakowski, E. The founding of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Local citizens' groups opposing drunken driving[M]// In: Carroll, G R, ed. Ecological Models of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MA: Ballinger, 1988.
- [4] 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M]. Morristown, N J: General

- Learning Corporation, 1973.
- [5] 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2: 1212-1241.
- [6] 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7] 冯仕政.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 现状与范式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3(5): 66-70.
- [8] 塔罗. 运动中的力量: 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 [M]. 吴庆宏,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 [9] 奥勒姆. 政治社会学导论: 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 [10] Snow, Rochford, Worden and Benford.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 51: 464-481.
- [11] Molotch, Harvey. Media and Movements [A].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M].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1980: 71-93.
- [12] 科塞, 等. 社会学导论 [M]. 杨心恒, 等译.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 [13] Oberschall.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3.
- [14] Meyer and Tarrow.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M].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 [15] Snow, David A, Louis A Zurcher, and Sheldon Ekland-Olson.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Movements: A Microstructural Approach to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J].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1980, 45: 787-801.
- [16] Gould, Roger V. Multiple Networks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Paris Commune, 1871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1, 56: 716-729.
- [17] Goffman. *Frame Analysis* [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 1974.
- [18] Calhoun. The Radicalism of Tradition: Community Strength or Venerable Disguise and Borrowed Language?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3, 88: 886-914.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Its Research Dimensions

SHI Da-jian^{1,2}, LI Xiang-ping³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2. Sociology Departmen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3.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ppeared in the 1970s, mainly a reflection on the flourishing Western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1960s. It subverted the non-rational assump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nd raised the rational assumption.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has two main research orientations; the analysi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of the mobilization background. During its self-development and self-improvement,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formed three research dimensions; resource mobilization, members mobilization, and framework mobilization, and demonstrated strong comprehensive capacity of theory. Therefore, it is a useful perspective from which mass protests can be researched.

Key words: social movement; resource mobilization; members mobilize; framework mobilization

[责任编辑 刘文俊]